

## 引言

最近兩三年，忽然對金石碑刻產生了不小的興趣，先是喜歡戰漢的古銅印（這大概是小時候迷戀過篆刻的緣故。），繼而是漢磚瓦當上的文字，再後來興趣就轉向了碑刻拓片。由物及人，開始零散的瀏覽一些歷代金石學家的資料文獻，其中，乾嘉時期的黃易是讓我讀起來最感親切，而不覺得隔閡的一位。

相比同時代的阮元，翁方綱等金石學家喜好編輯著述“高大全”式的《金石志》來傳達他們的學術不同，黃易卻選擇了文（訪碑日記）+圖（訪碑圖）式的“多媒體”形式，甚至還會把自己繪製的去各地訪碑的冊頁寄給金石同好，題跋互動。（有點像現在的朋友圈裏圖片下的點讚留言。）這一現在看來頗有創建的傳播自己學問的方式，在當時卻是沒有條件編纂志書的黃易的無奈之舉。但從黃易之後，歷代金石學人卻皆深受其影響，訪碑冊更是開了後世訪碑圖冊的濫觴，由吳大澂，到王獻唐，迄今不衰。

其實每一個行業中，都存在着幾位可以超越時空的人物。在大多數前輩先人的性格事蹟都隨着時光流轉而漸趨模糊的時候，他們的面孔卻愈發清晰，性格卻愈發鮮明。讓人感覺到伸手可觸，擡眼看過去，便是四目相對般的親切，比如黃易，比如倪瓚，比如杜甫，比如艾略特，比如維梅爾，比如卡拉瓦喬，比如不知名的《詩經》的作者們。“天下堅實者，空靈之祖。”我喜歡他們傳達給我的堅實感，也相信其中蘊含着某些可以超越時空的永恆特性。

二〇一五年四月至六月間，我幾次出門，遍訪了黃易日記，隨稿，圖冊中可以查證出的地點，隨着每日的尋訪拍攝，也隨手寫下了幾十篇日記，選擇幾篇，茲騰於下，以俟方家之教。

## 六月二十二日

乘高鐵到鄭州東站，轉公交車去開元寺舊址，現為鄭州第一人民醫院，古寺古塔已杳然無蹤跡，僅餘醫院後巷名曰“塔灣”。黃小松《嵩洛訪碑日記》所記載之尊勝經幢已遷至鄭州市博物館。乘車至開封，住鼓樓旁旅館，路邊有夜市，規模盛大，燈亮如白晝，深夜不歇，小吃種類也有不少。此一處，尚有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裏北宋時的氣味，但書中所載的沙糖冰雪冷元子，水晶皂兒，生淹水木瓜等諸般飲饌，早已無跡可尋，被滿街的珍珠奶茶臭豆腐代替了。不知為什麼，有時親歷繁華，卻還不如書上的幾行字所帶來的感覺更為真切有味。

## 六月二十三日

早起步行去大相國寺。黃易所記的元佑經幢早已無存，問寺僧都說不知寺內有過此石幢。下雨。坐長途車返回鄭州，想參觀鄭州博物館的尊勝經幢與等慈寺碑殘石，不想鄭州博物館卻是週二閉館。又乘車至滎陽，尋《韓仁銘》。碑在市文物保護管理所，鐵門虛掩。如果敲門要求參觀，必定會被阻，遂推門而入，賭賭運氣，闖空門。院中新葺

的漢碑亭內即爲《韓仁銘》碑石，遂登亭觀碑，碑石篆額刀筆縱橫，動靜相參，別有氣象，是佳品，比看拓片的感受還要明顯。碑旁散落着棕刷，噴壺等拓碑工具，想來監守自盜，偷拓偷賣的事兒也不會少做。繞碑拍攝，院內漏天散落着不少漢磚殘瓦，南北朝石刻。不一會，有人出來盤問，問我的姓名工作家庭住址工作單位所來爲何，又翻檢了一通相機，說他們是保密單位，謝絕一切參觀。想來不就是怕偷拓等事外泄麼，看他們裝神弄鬼義正詞嚴的樣子，不禁失笑，訕訕而退。夜宿滎陽，晚上去電影院看《侏羅紀世界》。徹夜大雨。

六月二十四日

小雨，乘車至汜水鎮，至鎮東關下車，想尋訪等慈寺舊址。見路北高坡有廟，登涉而上，卻是一所新建的道觀，門窗緊鎖，跟等慈寺並無關係。問附近村民後得知，等慈寺殿宇在建國前後已圯廢，現已犁耕平整，種了莊稼，難覓蹤跡，唯存一巨大的鼃廂，應爲顏師古等慈寺碑之碑座，但是也不知具體在何處。按村民的指引，沿小路向北走，驟雨時作，村間土路泥濘難行，鞋襪盡溼，狼狽不堪。走了約半小時，見路東有高阜，疑爲寺之舊址，遂轉東，穿密林，依阜下行，至一小村，名“橋溝”。村中房舍不少都已經閒置倒塌，荒苔覆瓦，異常冷清，想要問路，可在村中走了幾分鐘也沒人出現，只得在一家沒關門的院外隔牆招呼。未幾，出一老翁，身形瘦小，眇一目，說村後之高阜即爲等慈寺舊址，今已磚瓦無存。又知我孤身一人來尋舊址，勸我小心，說此地自本就是古戰場，唐太宗大破竇建德，戰死兵卒無數，因此建寺，度化亡靈。自從寺圯之後，鬼神之事頻出，尤其近年，青壯都出外打工，村中多是老人，入夜高阜上頻有人嘶馬鳴的怪聲，更有半夜敲門聲，夜夜皆如此，村里人已見怪不怪了，甚至白天都有鬼打牆的事情出現。又告訴我村內確有一鼃廂，爲寺中物，現在在黃某某處。感謝拜別，依老人所指的方向尋找，可直到走出村，登高阜，下溝底尋覓良久，仍未見巨鼃蹤跡，從頭到腳卻早已經溼透，步步泥濘，苦不堪言。只得又返回老人家求教，這次出來的卻是一老婦，看到我落湯雞一樣的返回來，很訝異，埋怨她老頭子沒有親自領我去找石鼃，於是老婦帶路，行不數步，敲鄰人門，開門的也是一位五十多歲的阿姨，姓黃，知道我爲尋鼃廂而來，就帶我到屋後高臺上的核桃樹林中，行不百米，見巨鼃臥於林下荒草間，頭尾皆斷，渾然一頑石。黃阿姨說此鼃廂會自己“跑”，五十年代平整寺址土地的時候，原本在

據此幾百米外的南坡上，一夜之間北遷百米。此後數月間，幾次自遷，位置數變，把村裏人嚇得夠噏。於是幾個小夥子，就壯起膽子，鑿掉了鼯鼠的頭尾，從此平安無事。圍着鼯鼠拍攝數張，都不太理想。拍完返滎陽，黃阿姨指了出村的路給我，不放心，又冒雨將我送出了村子。攔過路大巴回滎陽，住郵電賓館，設施老舊，還好淋浴有熱水，能解解疲乏。微信上拍到《韓仁銘》清末舊拓一本，昨日剛得見原石，今日就得舊拓，是緣分。

六月二十五日

轉晴。早起乘車至偃師，劉兄，邢兄已從北京到偃師來會合，三人乘車去觀宋會聖宮碑，有到寺溝村的長途車直達。下車穿村而過，見一門樓，懸“古龍泉寺”匾額，遂拾級聚足，連步而上。山頂有一紅磚廟，兩旁貼對聯，“嵩邙遙對峙，伊洛匯交流。”門上又有小聯“問武少林，對酒嵩山”。紅紙，顏字，頗有些豪氣。從位置推測，此寺即建在北宋會聖宮舊址之上，寺右不百步即為石碑，通高九米多，“隱若中天，宛若化出”，巨石孑然立于鳳凰山頂荒田之中，遠望過去還是有氣勢的，北宋的石刻文物雖不及唐時的豪邁雄壯，但總算還保留了中正端嚴的氣象，勝過南遷後多矣。旁有果園，結着不知是什麼品種的小蘋果。劉兄給了農婦二十圓，讓她摘了一大袋，三人邊走邊嚼，味道還不錯。回偃師午餐，下午乘大巴赴洛陽，路過白馬寺，下車游寺，寺內外皆修葺一新，別無興味，在我看來，中國新修葺的寺廟總像是一個施工隊做的活，都蠻相似。唯有黃易日記中記述之狄府君碑與造像經幢尚可一觀。晚住龍門附近的漢庭酒店。

六月二十六日

早飯後乘車至龍門石窟。陰雨。遊西崖奉先，寶陽，老龍等諸洞，遍覽諸佛造像。達叔也從北京乘高鐵趕來同遊。古陽洞有龍門二十品中的十九品，可惜被柵欄遠遠的隔在洞外，洞內昏暗，根本無法看清。於是俟周圍無人，翻躍欄杆，鑽進洞中飽了眼福。雨後伊河水水位暴漲，夾岸綠樹蔥蘢，正如黃易記述之“荒原翠碧，宛若春郊，伊水灘聲，盪滌塵俗。”又遊東崖，看二蓮花洞，擂鼓臺洞等。出來後打車

嵩洛訪古遊記

去新開不久的龍門古玩城，趕在關門之前匆匆逛過，一無所獲。仍住龍門附近的漢庭。

六月二十七日

雨。乘車到文博城古玩市場。週日有早市，人不少。購得北魏時期的陶製蓮花座一件，仍殘存白色彩料，少見。偃師博物館藏熹平石經拓片一張，竹節形端石水盂一件。中午吃洛陽水席。下午又去龍門古玩城逛。洛陽不愧十三朝古都，隨着近幾年的全國史無前例的城市建設，出土的各類骨董尤其是高古器物，數量恐怕要遠超過歷朝歷代出土量之合了，地不愛寶，各家店中都塞滿了剛出土的高古陶器，密密麻麻，滿坑滿谷。夜宿龍門。